

703

□苏州 朱洪涛

我们宿舍住四人，两个安徽，一个湖南一个湖北。

那天，去学校报到已经是晚上，因为不认识路，在下坡的地方我随便问了个同学，元一703在哪里？他示意我抬头看看，旁边就是。我说了谢谢就提着行李上去了。没想到推开703的门，就见他坐在靠门处，光着上身，弹吉他。我们看了看，居然这么巧，原来一个宿舍。

他的第一句话让十年后的我仍然记忆深刻，“我吉他弹得很好”。虽然我不懂音乐，但从我后来的了解看，他很少完整地弹奏过一首曲子，弹得究竟多好待考。最奇怪的是，初次见面就夸自己，这未免太那个，让我感觉很不好。可是三年相处下来，他却是一个最好最坚韧的人，我从来没有发现有第二位同学像他一样读书期间请假回家种麦子，也从来没有发现有第二位同学像他一样结婚的时候自己开着拖拉机和水泥粉刷墙面，主导自己的婚姻大事。他永远都乐观，没有什么可以压倒他。这是我第一位室友。

第二位室友是一位作家。他有三大爱好，写作、看足球、走路。他

擅长写小小说，如今在小小说这个领域已经颇有影响力，所写作品经常被选进各地中考阅读题，这是对他写作的另一种肯定。他的经典造型是每天早上挎着一个微型笔记本电脑，准时出门到图书馆写作，晚上一般不准时回来，后半夜开夜车写，写得有多晚不清楚。写作之外就是看球，我不懂足球，不知道为什么直播都在后半夜，作家看球往往激动，有时候实在忍不住激动会叫起来，但也还好。他喜欢走路，我也比较喜欢，我们就经常走路，走很远再走回来。比如从华中师范大学走到归元寺或者解放公园。一般这样走下来回学校食堂就没饭吃了，所以就去吃校门外的“扬州炒饭”。校门外一向热闹，各种小店小摊都有，吃饭的尤其多。我说，老板，炒个四块钱的饭。老板炒饭很舍得给油，两勺下去，再加一个鸡蛋，手脚麻利地翻炒，一会儿就好了，还送不少泡菜。有一天我看着老板把油浇到锅底，我忽然问作家，你说这是不是地沟油。没曾想被小老板听到了，他信誓旦旦拿出油给我看，绝对好油。作家瞟了我一眼，说了句很湖南的话，

“怕卵，吃不死。”

第三位室友身材最修长，重感情，喜欢打篮球，打篮球的动作很妖娆；喜欢看书，看书的姿势也很妖娆。我们的宿舍是上床下桌，他看书喜欢把脚搁在桌子上，然后点上烟，慢慢看，看到精彩的时候，烟灰会落在书里，他也不拂掉，刚好作为书签，下次再看。有一段时间他喜欢一个女生，问我她好不好看。我说还可以。熟悉之后他打听到女生要回家，坐后半夜的火车。他说要去送，准备买一束花给人家。问我写点什么好。刚好我在看《雅舍小品》，梁实秋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我沉思片刻，装作努力思索的样子，于是便把梁实秋这句用上了。于是他去了火车站，后来我就没听他再提这事。印象最深的是我俩做家教回来，挣了点小钱，就到学校里面的山城菜馆单点一盘肥而不腻的东坡肉，连吃十七碗饭，当然那碗只有手掌心大小。

宿舍四人，两人在武汉，两人在苏州，从认识到现在过去了十一年。何时聚首，再吃一碗炒饭，再来一盘东坡肉。

跟踪一只蜗牛

□无锡 陆锋

雨后，窗台上有一只蜗牛在慢慢爬。我颇有闲暇，便泡了一壶茶，饶有兴致看着它一点一寸地前进。

这应该是一只成年蜗牛，壳泛黄，蒙了一层淡淡的黑色，感觉十分坚硬。它爬得十分缓慢，我慢悠悠喝完一壶茶，它也不过前进了寸许。我就这样喝着茶，眼神跟踪着它——傍晚时，它竟已经爬到了窗玻璃的最上端。

那只虽然慢，但不断在向上爬的蜗牛让我想起了一个学生，我一直亲切地叫他“小蜗牛”。

他与蜗牛的共同点是慢，写字慢、读课文慢、思维反应慢，连走路都慢。一年级时，我对他束手无策，心里巴不得他顽皮一次，我也好趁机训斥他几句。只是他性子极静，每日都是乖乖巧巧的模样，从不调皮捣蛋。

他妈妈非常焦虑，时常与我说：“老师，他这总是跟不上也不

行啊。他不好好学你就罚他，你对他凶一些。”

我叹了口气，说：“你的心情我很理解，说实话，我的内心也非常着急。只是，我想我们都需要明白，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有的孩子是一棵树。花，到了时节就开了。树，是需要一段时间生长的。”这听起来有点像自我安慰，却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想：他需要时间，需要我们给他时间去适应、去成长。

每一堂课，他认认真真地听。

每一个字，他认认真真地写。

每一天，他都在认认真真地学习。

后来，我买了一本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送给了她妈妈。我在扉页写：育儿，是一门慢艺术。养育孩子就好像种地一样，种地不能拔苗助长，每个有自己的成长周期，我们不应该催促、逼迫。

催促和逼迫，很大可能会毁掉一个

孩子的成长根基。

不知是我的劝诫起了作用，还是慈母心态占了上风，他妈妈总算收敛住了内心的焦虑情绪，耐心地等待小蜗牛的“花期”。

如今，一晃几年过去了。小蜗牛成绩优异，性子依然安静、乖巧。若有人提起他一年级时不及格的糗事，他也是不急不躁地说一句：“就慢慢学嘛，总能学会的。”

是呀，就慢慢学嘛，总能学会的。

儿童心理学之父皮亚杰有一个理论：人对于时间知觉只有在大脑的推理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他曾说过8岁以前的孩子几乎没法对时间做很好的估算，因此他极力反对过早逼孩子去认识时间。

很多时候，我们都应该停下来等一等。

我在书房耗了一下午的时光，跟踪了一只蜗牛。

香芋香

□海门 周祖斌

香芋是江海平原上独有的农产品，海门香芋最负盛名。

香芋为豆科植物，俗称“美州土匪”，又称地栗子、香参。香芋属多年生蔓生草本植物的块茎，因其地下茎块有一股淡雅香味而得名。香芋外观呈球状，形似小土豆，表皮黄褐色、肉白色，其肉似薯类，但味道既不同于山芋、芋艿，又不同于土豆，而更似板栗。香芋有豆的清香，久煮不糊，粉而不散，入口清香微甘。

香芋一般头年三月种下，次年一二月才能收获。当年农户往往将香芋种在菜园的篱笆旁，一边是见缝插针似的把篱笆边的空地利用起来，一边又让香芋的藤蔓爬在篱笆上，篱笆就成为一架香芋棚。现在农户种植香芋，主要是在田里搭上几排香芋棚，种植一片香芋。香芋的生命力极强，不用打农药，凭自身香气即能防范虫害，所以当然是有机食品。

据说香芋是明代从美洲引入我国种植的。海门香芋种植的历史悠久，在《清嘉庆海门厅志》和《民国海门县志》中，都有详尽记载。

因海门气候、土壤适宜香芋繁殖生长，香芋逐渐成为当地备受欢迎的蔬菜。许多农户把种植香芋作为发家致富的好产业，大批海门香芋销往沪上，成为上海市民餐桌最喜欢蔬菜之一。

香芋块茎去皮后可以煲汤、红烧、清蒸或与荤菜搭配。香芋经常首先被用在煲汤中，就因为它可以帮助满锅传香，而自己却是久煮不烂。红烧猪肉香芋、香芋炒鸡块是饭店餐桌上的常见菜；香芋烧茶干、凉拌熟香芋等更是经典家常菜。最值得一提的是“香芋烧竹鸡”，是一道名肴。竹鸡是一种栖息在山丘竹林间的野禽，全身羽毛呈栗色，带有白斑，喜啄食竹笋蛀虫，其肉质尤佳，将竹鸡与香芋同烧，香芋入口酥松，竹鸡鲜美无

比，可谓绝配，引得许多上海食客专程来此品尝。

香芋营养丰富，色、香、味俱佳，被誉为蔬菜之王，历来是逢年过节、喜庆筵席上必备的上乘菜肴。乡下人家办喜酒，普通芋头是上不了桌的，而香芋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在南通一些寺庙的素宴里都有香芋这道芳馨可口的菜肴。

关于香芋的名称，往往会让外地人误解。在度娘上输入“香芋”，字条中介绍的大多是芋艿，客家名菜“香芋扣肉”、名小吃“五香香芋糕”，其中的“香芋”，其实都是指芋艿，而不是我这里说的香芋。海门的另一特产“香沙芋艿”，也往往被人误解为香芋。其实，香芋与芋艿不同科，两者是不同的两个品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水土培育一方特产。在江海平原这块土地上，独特的环境造就了独有的香芋，唯有好好珍惜，才不负大自然的馈赠。

乡村冬夜

□浙江宁波 江泽涵

暮霭自天与山的合缝间释放，深沉却急促，乡村冬日之夜便始于这一刻。炊烟在那些并不密致的青瓦屋顶飘飘袅袅，老辈人从不觉这烟呛鼻，相反亲昵地叫作饭食之香、幸福之味。

我家二老收工总要比邻里晚些，所幸奶奶手脚利索，淘米生火，蒸芋艿，炒青韭，放菜汤，也是一晃的事。旧时家常三餐讲“食不言”，这会儿还不如外头风声清爽。这风出自毛竹山腹地，因山形活像个漏斗，几度绕不出去，待它发作起来，就奏响了毛竹的自然之声，也催动了檐下的木格门窗。

我愣愣扶着发黄的白瓷碗，嫌粗菜陈米饭吊不起胃口。爷爷说吃得舒坦。他向来视晚餐为三餐之重，这也合乎人情，忙作了一天，可歇至次晨鸡鸣，瞅瞅老伴，逗逗乳孙，喝个烧酒，图的是知足惬意。奶奶总会早一步离座，要冲汤婆子捂被窝，她从不用电热毯，一来费电，二来难以启齿，老骨头不中用了才要靠这玩意。

奶奶收拾完灶头，打一盆汤罐水，要我将手浸着活络，我畏寒，但光着手也能乱跑一天。一会儿后，她咬着牙摩挲我的手掌，已牢粘的污渍像米线一样开来。“你看看！”接着细细擦拭我脸庞的凹棱处，然后很宝贝地从橱柜里拿出一个亮瓷色小罐，这是旧岁月的高端化妆品——面油。她伸出小指，指甲不长，专作干活用的，勾上一点到掌心，在我脸上均匀地抹开，完后也往她自己脸上过一下：“真香！”

夏夜里，纳凉闲话，望月逐萤，听蝉寻蛙，多姿多彩，一到冬夜明显单调得多了，至此已可以上床，然而，也不会马上睡去，要坐会儿被窝，拉天扯地。我搂着奶奶的细脖子，要她讲故事，她不会，于是掺些鬼怪胡说一通，我笑得顶起了被子，她也笑了，似完成了一桩大任务。我那些姨婆姑婆过来做客，那准没得

消停。奶奶取几块大木炭，放火盆里越燃越红，几个老女人哄我睡去后，就围着火盆说唱半世的酸甜苦辣，一下哭，一下笑。我若半夜醒来，她们多半也进了被窝，黑灯瞎火，依旧说着那些我也烂熟了的事。

当时家里装了一台十八英寸的彩电，可稀罕了呢，由于奶奶拮据省电，也近乎摆设了。瞎编的扯谈都能听入迷，何况至今为经典的剧集？不经意看一眼，就能看进去，奶奶只要看进了也会追剧。乡下一年也听不到有人说两回普通话，要没了字幕，脑袋更加跟不上，可越剧不同，发祥地鄞县、嵊州和象山一带的方言都接近奉化话。我还不懂说的是什么，只看镜头就会惊呼。隔壁婆婆听了，鼓起喉咙：“你们也看这个啊！”奶奶应声：“我眼泪都出来啦！”

乡村之夜并不一直静谧，也可谈论风生。上世纪末算作乡村的一个断代史。为除贫困之厄，有小半年的晚间要挑着油灯战斗。本村放眼是毛竹，世代篾匠，以编箩筐为主，少数做洗帚和笤帚，邻村一小厂会来收购，有时出货紧张，会多加几块钱请爷爷加做。斧砍刀剁，竹片鞭打，盖过了风声，而我依然是倒床就睡。

天幕尚未开启，窗口已映上灶膛的光。爷爷若起了通宵，也就不着急吃饭了，他架起手推车，满满一车扫帚，先给人家送去，拿到现钱的。天乍亮时，鸡笼上，菜地上，砖墙上，还有瓦盖上，都结着浅浅的霜花，一派清丽。也有时候，一上午昏蒙蒙的，等不到一寸曙光。然而，不管在哪儿，那时，村人都会怀着某种期冀。

现在的乡村倒真有点陌生了，偶尔去拾遗那些睽违已久的物色情，亦憾，亦幸。

清冬时闲居乡间，风眠向晚，再度聆听夜之声，隐隐然，清风拂拂，竹林沙沙，宛若天籁。

云参谋

□山东沂水 顾慧萍

爸妈去弟弟家帮忙看孩子了，再加上我上班、照顾孩子都很忙，彼此见面越来越少。爸妈就通过网络给我当“云”参谋，时不时给工作、生活来个“云”指导。

有一次儿子生病了，我发在微信群里一张照片，很快就接到了医生妈妈的电话：“闺女，小孩感冒不要一不舒服就用药、打针，这样孩子免疫力就差了；特别是发烧，不要轻易用退烧的药，可以用物理降温的方式试试看。”在妈妈的指导下，并没有打针，也没有吃药，儿子的感冒就好了。

我喜欢写作，经常把写好的文章发到家庭群里。第一时间就会收到爸妈的留言：“闺女，我们感觉你写的这段，有点浅薄了，可以把以前的故事再加进来！”“闺女，你写的你姥姥这段，很用心，很有画面感。”想象着爸妈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读着文章，再讨论一番，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回复的情景，心里顿觉暖暖的。

最近突然发现由于运动少，肚子开始呈水桶状发展。我在家庭群发出要减肥的消息，爸妈的关注又来了：“不要老是长时间坐着，也不要吃减肥药，我和你妈妈天天运动减肥，一天平均走几万步！”自此，微信群里天天秀出爸妈运动的视频……我也被带动了，一起加入了的一款走路软件。

最近画风一转，开始业务大PK，先是老公晒出了自己最近考的中级职称，弟弟也在考取职称，妹妹在积极备考司法证书，我也在为加入作家协会而准备材料。爸妈的关注度更高了，时不时发出微信加油助威：“加油，爸妈为你们鼓劲！”

在云空间，因为有了爸妈的云指导，我的生命因爱而焕发出光芒。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447号

投稿信箱:xinfukan@126.com